
陰謀論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陰謀」和「陰謀論」的分別

筆者撰寫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希望去說服任何人改變想法，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裏面，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信念和發表言論。身為基督徒心理學者，我只是想指出陰謀論對個人和社會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果。此外，我要強調，本文並非針對跟我意見不同的朋友，在這篇文章中舉出的例子是在互聯網上的言論，而不是出自筆者的朋友。

首先，我必須要區分開「陰謀」和「陰謀論」，事實上，中外古今都遍佈陰謀，在美國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尼克遜總統企圖隻手遮天，隱瞞「水門事件」。比較近的例子就是2003年英美情報部門計劃操控聯合國的外交官，從而促使聯合國通過對伊拉克動武。這兩項陰謀都是被具有懷疑精神和鍥而不捨的吹哨人揭發，但值得強調的是，在這些案件中吹哨人都是搜集真憑實據和據理力爭。在這個意義之下，懷疑精神是好事，懷疑者（skeptics）並不同陰謀論者，而筆者的朋友都是理性的懷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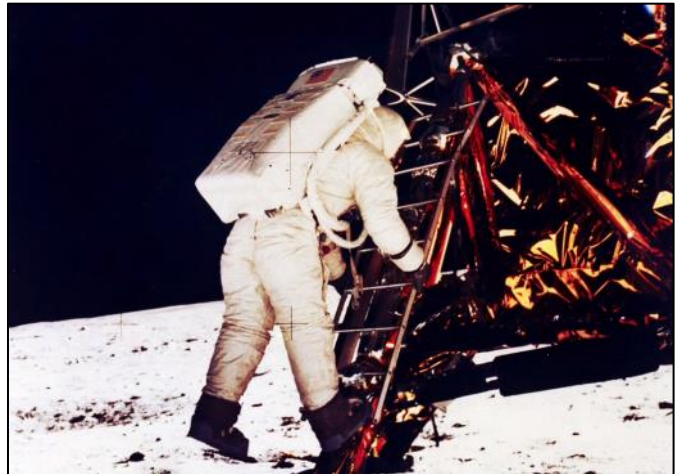
然而，過度的懷疑卻會導致人相信陰謀論，陰謀論有三個特點：第一，陰謀論者所提出的指控通常是驚天大陰謀，這大陰謀需要很多人和一股龐大的勢力去策劃和執行，往往這種說法已經到了匪夷所思、天方夜譚的地步；第二，這些指控是基於十分薄弱的理據，而這些理據都經不起學術和法律的考驗；第三，這種陰謀論是一個封閉系統，整套理論都可以自圓其說，套用的科學哲學的術語，就是永遠不能被「證偽」（falsify）。

封閉系統和狩獵異常現象

以上陰謀論的特色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陰謀論會對人造成怎樣的心理影響，相信陰謀論會令人感覺良好，陰謀論者會覺得眾人皆醉我獨醒，舉世混濁我獨清，自己是少數的「特別清醒者」（privileged, enlightened few）。正如前面所說，這種過度自信和否定其他權威的心態會製造出一個封閉系統，陰謀論者自以為很有道理，卻不知道其實自己所懷疑的事件是有合理的解釋。

舉例說，在美國有一個廣泛流傳的陰謀論，就是太空總署從來沒有將人類送上月球，所有登月的影像都是在戲棚拍攝的，其論據之一就是：在月球沒有光污染，亦沒有雲層，

在月球拍攝的太空應該是星羅棋佈，但為什麼太空總署公佈的照片只有一片漆黑的背景？驟眼看來，這好像是十分有說服力的反駁，但懂得攝影的人都知道，攝影機取景會採用主體來測光，當你在晚上或者光線陰暗的地方拍照人像的時候，前面會很清楚，但遠處的背景則十分漆黑，現代的攝影機技術當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登月計劃是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初期推行的。



以上解釋當然不能滿足陰謀論者，往往陰謀論者會採取「狩獵異常現象」（Anomaly hunting）的策略，例如說某些月球的照片中有些「熱點」，看起來像是拍戲用的大聚光燈；月球沒有空氣，但插在月球表面的美國旗似乎被風吹動.....，這種質問是無窮無盡的，科學家提供的任何解釋都永遠不能滿足陰謀論者。根據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2016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超過 24% 的美國人仍然接受美國太空人沒有登陸月球的說法。在平時，這些東西只不過是茶餘飯後的笑話，然而，在這場瘟疫大流行下，大家可以見到反科學、反權威態度所造成的惡果。

基本歸因錯誤

陰謀論會培養出猜忌和仇恨的性格，這和基督教鼓吹愛與寬恕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陰謀論其中一個心理機制是「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那就是傾向於將他人的行為歸咎於其性格或意圖（通常是邪惡的動機），而不是處境因素。舉例說，有些美國教會領袖批評政府的居家令、限聚令是以疫情為藉口去擴充自己的權利，限制教會聚會人數是世俗主義者剝削宗教自由的陰謀。政府的抗疫措施的確有不完善的地方，但到底政府是不是為了弄權而故意破壞經濟呢？世俗主義者真的為了迫害教會而製造出瘟疫的謠言嗎？最近美國每天有二十幾萬人確診，幾千人死亡，任何有良心、有理性的政府都會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去減輕疫情，但陰謀論者從來不會從好處想，說得坦白和不客氣一點，他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猜忌和恐懼

上面提過，相信陰謀論會令人感覺良好，當世界的事件並不是按照自己的意願發生的時候，陰謀論為自己提供了一個滿意的解釋，這樣便會減低內心的不安和恐懼。不過，社

會心理學家范普羅伊揚（Jan Willem van Prooijen）指出，長遠來說，相信一個陰謀論並不能減少焦慮，反而會導致相反的結果，因為人們會相信越來越多陰謀論，結果帶來更多猜忌和恐懼。

查普曼大學研究人員克里斯托弗·貝德（Christopher Bader）發現，接受陰謀論的人傾向於懷疑他們的配偶對自己不忠，和其他人在他們背後講是講非。貝德又發現，陰謀論者傾向於購買槍械，相信越多陰謀論的人更有可能買槍。在流傳出選舉舞弊之後，美國槍械銷量直線上升，陰謀論間接將美國社會變成火藥庫，可能大家對 2016 年發生在華盛頓首府的「薄餅門事件」記憶猶新，幸好那一次沒有人受傷。

漠視社會責任

但「薄餅門事件」的教訓仍然未能夠令人意識到散播未經證實消息可能帶來的社會後果，幾天前兩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 Youtube 發放了一段影片，標題是：《點票機證實舞弊，終極大決戰展開序幕》，他們在影片中言之鑿鑿地指出，在總統大選中採用的點票機已經被證實操控點票，選舉舞弊的證據十分明顯，「盲人和白痴都可以看得見」，他們並且高談闊論「社會責任」，質疑其他人的「道德操守」，還討論軍事戒嚴的可能性。

Newsmax 是一個極右的新聞頻道，它比福克斯更右，Newsmax 在 12 月 19 日宣告：沒有證據顯示在 2020 年選舉中 Dominion 或 Smartmatic 使用了操縱投票的軟件或重新編寫程式的軟件。

試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有一個學生控告我非禮她，警方和法院都表示沒有任何證據將我定罪，但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宣告：「證實余教授性侵學生，討伐大色狼的決戰已經展開。」並且說「證據確鑿，盲人和白痴都看得見，不相信這事實的人是沒有道德操守的。」這是不是誹謗呢？請讀者不要誤會，我再三強調，我並不排除選舉舞弊的可能性，正如我不排除特朗普曾經對女性做過不道德性行為的可能性，但我絕對不會公開宣揚：

「證實特朗普性侵二十五名女性。」我絕對不能這樣做，這是基本的社會責任！這是基本的道德操守！現今點票軟件公司和點票工作人員都受到恐嚇，說不定有一天又有人持槍重演另一幕「薄餅門事件」。

紅色恐慌和納粹大屠殺

可能有些讀者會覺得我是危言聳聽，啟蒙時代的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經說過：「那些可以使你相信謬論的人也可以使你犯下暴行。」事實上，在歷史裏面無法證偽的陰謀論已經引致許多罄竹難書的罪行，例如 1940 年代末期至 1950 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所掀起的

「紅色恐慌」，麥卡錫發表了蘇聯間諜滲透美國的陰謀論，其實當時只有極少數人是真正的蘇聯間諜，絕大部分被控告的人都是無辜的。



但更加可怕的陰謀論是猶太人意圖稱霸世界的野心，1903年俄羅斯散發出一份偽造的文件，名為《錫安長老協議》，這份文件顯示出錫安主義者（猶太復國主義者）計劃通過發債、控制傳媒和其他不可告人的手段去控制全世界，在文件還沒有通過核實之下，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資助印刷和分派了五十萬份《錫安長老協議》，說要揭露這個陰謀，這情形有點好像今天許多人還未分清楚真偽便在互聯網發播未經證實的消息。

這謠言不脛而走，一次大戰之後德國流傳著「在背後被插刀」（Stab-in-the-back）的都市神話，人們認為德國軍隊並沒有被打敗，德國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是因為猶太人和其他叛徒從中作梗。1933年希特拉上台，他繼續用這個神話來推動愛國主義，結果納粹黨屠殺了六百多萬猶太人。然而，猶太人陰謀論並沒有因著血的教訓而終結，幾年前一位基督徒跟我分享他的世界觀，並且以一個網站的材料來支持他的說法，令我感到痛心的是，在二十一世紀這個網站仍然重複著二十世紀初的猶太人陰謀論：一次大戰德軍佔了上風，倫敦的錫安主義者將美國捲入戰爭，目的是希望戰爭結束之後英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復國；二次大戰的緣起是一名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在巴黎的德國領事館槍擊一位德國外交官……。2017年，在美國維珍尼亞州一群信奉新納粹主義的白人青年持著火把遊行，並且高喊：「猶太人不能取代我們！」今天世界各國仍然持續不斷地發生針對猶太人的仇恨暴力。陰謀論就有如潘朵拉盒子，一旦打開之後，所有災難都無法收回。

結語

多年來，筆者從事心理學、科學哲學、數據科學的研究和教學，心理學之目的之一是找出人類的認知偏差和情緒弱點，科學哲學的使命之一是建構知識的基礎和分辨真科學與偽科學，數據科學則採用統計學、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方法，去提供作出決定的依據，然而，現在的氛圍卻令我感到彷彿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基督教宣揚的美德包括了愛、寬恕、謙卑、溫柔、忍耐、犧牲……，現在我所感受到的是仇恨、猜忌、自我、偽善。民主自由社會的可貴之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無限的自由卻帶來漠視社會責任的言行和撕裂社會的兩極化，奧巴馬總統曾經說：「如果我們依據完全不同的『事實』來做事，

民主國家就很難運作。」我不禁想起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的名言：「文明死於自殺，而不是謀殺。」

2020年12月20日

[更多資訊](#)